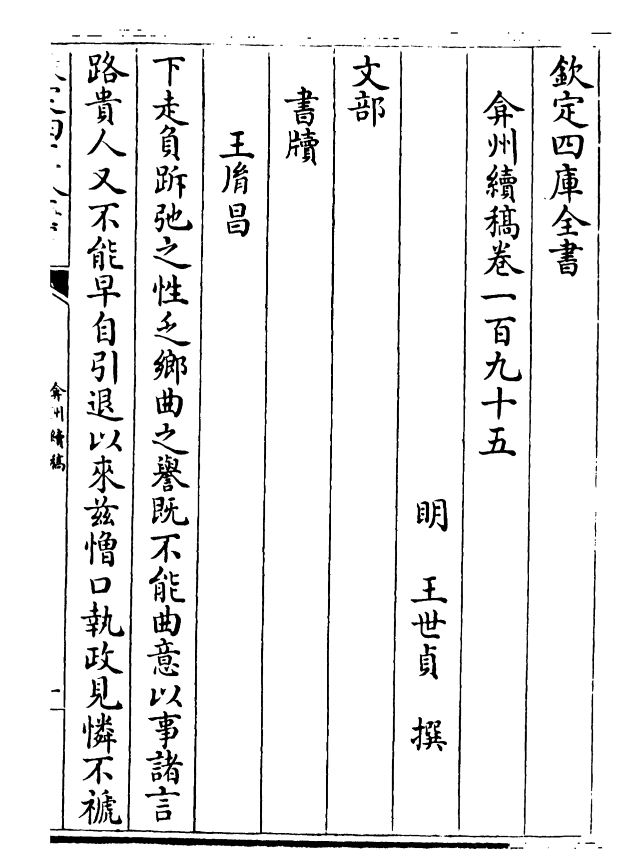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王脩昌

下走負跅弛之性乏鄉曲之譽既不能曲意以事諸言路貴人又不能早自引退以來兹愶口執政見憐不褫

其服俾存一綫需次鄉井為願滿矣為分足矣海內士大夫即不以媚白簡而無下石則有之未有能見惜者也即見惜者有之未有能排狂瀾樹赤幟為下走一鳴不平者也毋論他人不能即下走亦不能也何者摶飯既窺明潔非易與嫂並處表介寔難且令下流之士嘵嘵自洗人不寘之不聽則以為不自量作復出地而已誠不意廟廊之上持天下萬世是非之柄如執事者而為我致辨也執事之文天下萬世誦之執事所持是非

之柄天下萬世信之几下走所欲言者執事已言之而又何足寘筆舌也雖然執事知已也知已而不為盡誰當盡者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下走硜硜一介之操亦未易述也當嚴氏炙手時其意亦以為僕足羅者蓋數近而數遠之終不能羅我而會故人楊仲芳當論報容使人告急且有托孤之語是時家君方躑躅邊寄念欲顯救之則不敢陰為之則不能而座主王太常稱嚴氏客亟往與謀因為隱以諷之而不見聽尋仲芳受禍之次

日隻雞斗酒飲泣致奠稍損橐裝津遣孱弱嚴氏後微
聞之意不樂然僅令銓曹勿與司鐸而已至大計吏尚
未議逐也又二年而先君以疆埸之議見譏又二年而
先君以疆埸之事見禍此為下走激也者抑非激也激
則下走尚不能稱人何論一官哉奉諱之際摶踊絶食
自分必死偶不死耳歸侍老母撫弱弟以處苫塊至於
禫服不茹葷不入内不踰喪幕此鄉黨三尺童子所知
者當是時自謂戴盆何以望天故雖公除之後葛巾布

袍苴履陶器自弔喪問疾之外不敢預一切慶賀禮不敢領公府尺帛不敢與宴會何況音樂晨起輙讀佛書以果歸因用空滅現稍足自支至於養生之書亦絶不置覽明非本趣也磊塊之極不能不付之酒取其沉惛毋所知覺而已款宵牛飲當自有人第非下走耳下走之廢棄者十年然國家之所僇辱嚴氏既稍足當而先君用伏闕之章見雪復還故官得從改葬奈何責下走以釁國也下走固不敢為矯矯然自弱冠登朝絶不覩

狎邪面家守先訓大小千指無一曉音律者年近三十無子先君為置二媵連舉三子其媵一死一存存者亦且老矣唯生平好諸書名畫古墳典之類即縻箸鬻衣有所不顧近置一圃頗有泉石臺榭花竹之類足以區遣餘日即使其人舉以暫過下走不能從也夫人各行見而已其所以毛擿下走則非其責下走以出處則何敢盡縻下走豈嚇腐鼠戀戀一官者往時所以不能堅鑿坏之節有二其一天子雪先君而後用下走且一時

公卿故人所從吏誼不敢已諾而自遂其二則欲有所
效於先君未已也然令下走服官僕僕刀筆於朝事民
瘼小見寸補則猶可勉而就寢食不然而令之佩玉衣
錦夷猶夏旃之表鳴騶坐輿偃蹇吏民之上人雖不言
能不内媿於志乎虞仲翔有云死以青蠅為弔客即一
人知我者不恨令有執事一人在夫復何言自今而往
已矣靡所不杜口矣舍弟行聊此附聞并往拙刻請正
緣方刪易未為成書秋末當別上一部也清朝簪筆映

照逺邇加飡自愛倘因北風復恵徳音

又

丁丑夏拜公手教及所為僕辨誣書至秋中而家弟有裔捧役謹附報啟一通并拙集上之歸詰所往則云公賜沐歸信陽矣其書與集留之趙定宇太史竟不知其為洪喬浮沉否也貞不能自固匹夫之節强出供人齒牙需次里居一丘一壑遊戲子墨之林足以老矣無端為尺一所驅懇辭之疏至公車而被阻方在躑躅間二

白簡復見戠矣雖慈母如公能亦無三至之疑乎第貞所愧跡者一出所愧心者園池飲食圖籍之類耳此外不敢有毫髮負横山烈婦録始得見全文公一片惻怛慷慨心乃爾弟令僕視此婦却不免汗顔也學圃藼蘇舊得抄本於確山令頗有魚豕之誤今刻本甚佳且有玄晏之序命爲貴矣梅竹二古蹟清絶楚楚九友齋增歲寒之益休汝諸客得無少寂寥乎有梅谷一卷吾吳前輩名筆也不足以酧來雅聊見縞素之重耳見諭得

拙集若是近歲增校者不敢再上有新刻二種附覧辱委畚峰亭記欲留去人五日而授之渠不能待當更覔便專納也木天之地待公氣色太夫人不可以板輿侍乎幸疾其驅以慰物情不一

又

貞業以擲身方外七尺團焦作夜郎王國青雲故人不能在臆獨我公大雅醉心之久間一二怦怦憧憧而里人金生歸稱與公比鄰得數奉教云公且用使事於春

仲渡江訪僊跡因而過我無何曽將軍至其言亦合審爾則雲窩蒼苔甘心破長者轍矣老僧縱得半月忙無不可將軍鬢髮渥顔猶能開五石弧雖舌底蓮花縱横而語及經世鼻息咈然不能無動意第才大非世人所能用也僕生平不曉談兵雕蟲之技乃是多生業障填人齒牙未滿今方掩耳之不暇而將軍必欲飾蛾眉於混沌使之倚門可咲亦可畏也將軍誠感公重公高誼薄雲天厚德閛寓宙幸解我二人縛放之清冷豈不快

哉時事轉眼倏忽萬變不知者以為變知者以為常耳計當不滿大智識一笑也獻歲加飡自愛

又

貞自鑿坏來弇山片石久不沾異人跡而明公儼然臨之音徽恬雅清暢真秋月春風草木所被藹然生色惜廻風雲旗言别恍忽不能少留日夕耳得教知以水澁改陸車馬風塵不無跋履之苦抵家侍太夫人寢膳當自調適第時事頗佳不宜濡遲命駕以渴館閣諸公之

臆損眖諸刻具諗大雅文字故不凡獨未拜二姑山記梓耳如貞嚮草喬峰亭記瑂鏤鎖屑久而更愧之何足
厠公亭壁别㕁見諭捧誦不勝酸鼻以公風木之思若彼胏腑之愛若此即貞雖不文敢不勉强握觚翰以從
事第入春夏善病病得之思慮多擬於來歲初一日焚筆研殘冬先謝筭尺若公具行實以秋冬間附來當一
一如命慎勿顓介布幣也曽將軍能不出否必出無為倒屣者且或有意外幸止之秋風漸凉為道自愛

又

屈指與公把袂時恰周歲矣臘盡而使者果至以手教大幣介令先公之狀來何孝誠篤懇若是也司馬子長於李將軍蓋慨然深悲其不遇矣故於所著傳描寫委曲殆盡千載之下猶使人立髪酸鼻僕之托契門下寀後少卿先明威之視李將軍竒數則過之矣雖李將軍有隂禍而先明威世世有隂德宜其子孫之顯阨相遼迥也鄙文不能當子長萬一公試讀之或亦能令逝者

不骨耳弟自別公即善病病至八月而解委頓一榻栩栩如蝴蝶今則頑健勝故矣獨苦身意俱不能凈筆研之役僕僕無逭時不獲已誓之佛前新歲從斷絶耳鄧先生大乘法器也公所贈詩相結為世外緣固善弟東方曼倩不陸沈金馬耶僕於和韻非所能辱見命不敢不勉為之殊愧形穢又憶得昨有諸子篇併書一扇頭附覧區區此念欲於名根力鏟削然一札二百言終始不離名如何如何不滿猶龍公一詑也復陶拜嘉幣儀

却納并有經刻土布之類附遠意照入不次

又

兩月來見邸報有居憂信竊意已之朝矣而今乃未之朝也則日侍太夫人湯藥躬含歛附於棺者勿之有悔焉矣公真孝子哉僕荷公國士之知於先將軍有通家子弟誼竊欲持三寸管而效不朽之微勞於竹素顧其辭旻弱不成語方且愧之而使者以手教至過相扡謝若真可相藉而重者是益僕愧也區區之視太夫人與

先將軍等豈敢獨有所靳公之不忍破僕戒也則鮑子

矣元馭宗伯方一切謝絶而於公所懇則似有許色僕

當時時為從史之必不至誤大事於其時竊亦欲托片

言於絮酒之末而今則未能也廟廊訪舊猥及不肖蕭

艾之微豈敢與國香並席以故力辭而守此丘壑然實

不負庚辰初念耳乃公以先公未究之典為言則無所

逃罪弟所以為地下痛心者區區忠勲為權臣所抑屈

向既白之幸而獲雪則亦可以藉手地下矣僕髮且種

種苟得所謂未究之典而亟歸則是以一出徼恩也出而所可建白者爲何所可稱塞者爲何恩益深顔益靦位益高譴益重將何以藉手先師也旦夕惟有轉徙深僻蔬食水飲爲容棺之墟以待耳近來料理拙文數年內所塗抹不下於舊大槧綺語障深不忍付之秦火無以應命先師傳板在荆老處亦糢糊惟雲間新刻完好而案頭適已盡却後可覔寄也大眖祇領薄奠附之來使殊爲不虔伏冀情亮

又

七月初有信至張助甫中丞因附咫尺之書侑以不腆不知無浮沉否遠辱使將手教兩函中具塵冕之抱與棲壑岩之致令人爽然讀二記毋論其文辭鉅麗而已乃其感慨蓄育陶洗超脫而又不為弔詭此執林之根柢物好之針砭也所示館閣諸公借老丈為儀羽移書侶道有司勸駕而公益堅考槃遠追誓墓今世路清夷賢者彙進必使巢由奮庸固似違性若夔龍在野恐有

任其責者公似未得高枕而卧也聞木天之地不無吁咈君子為敵隠憂未淺以公長者稍為調停之亦可龍蛇卷舒故自易耳僕因師期轉睽汩沒七載茫未覩效邇始遘一異人所傳殊為易簡即此法治耳疾神於社公之酒多矣不敢自私聊以奉薦無礙上人從管登之結夏天池未久往之南海欲追奘師故事僕謂達磨既東來二祖不西往且入番之路蜀與凉而已海舶多暹羅占城去天竺殊杳然此師良為失計取其一念而已

登之跡遠公之西方而心子牟之魏闕公之不來是也隨其心淨佛土淨如何所教證種種何必染削經行然後禰苾芻哉晝十六應真幷古銅缶陶盌皆清閟閣中品但僕一褐隨身虛長者之恵如何所謂有此異物必擇異人歸之可也秋深珍重珍重

又

昨公以出處深致見詢切謂公考槃之操甚堅乘軒之願甚薄而於大誼未甚當且今台垣三大老視公輩行

不為前坊館諸賢則瞠乎後矣而昂貴至紆金紫下者亦銀緋即公出而以一青衫立龍尾侍臣之末即不出而使鉅材宿學高節正議之士臥箕而洗頳恐俱非夔龍之席之所安也今得教果然矣車既脂矣馬亦秣矣苟公以經世之蓄應世何官不可居以出世之學應世何官為我累滿盈之戒是猶龍公學問猶未是西竺古先生學問承念及先君子葬祭其疏自兩臺使而成之宗伯但宗伯許為移銓曹議贈有成言矣而忽中變疑

亦貴鄉一二老阻之顧聖主之恩不為薄矣長夏有事先隴少露寵光便於傍鑿一容棺之穴下見逝者不至大娩足矣足矣公拳拳見詢喻君乃楚之常德人其傳甚的而証甚竒弟今真氣一至自然為我周流如輪王七寶若後所云云未之敢信也渠曽云有病耳者久自獲聦公能誓不傳人後當容以相告亦不必問此君也北上之序俟小閒具草今則未暇也富貴兩字中人如膏肓愚侮人若牽傀儡何至今日公始恨之惜之乎强

食自愛餘不恙

又

每從邸報問吾丈除目不得不知文星之尚在角亢也使者冐毒暑水陸二千里至則其一病矣俾就肆便湯藥已而出櫝則大誨與諸刻種種具列令人心目一醒前後三記博雅絶倫老丈之愛石雖與李贊皇牛奇章同而所以用其愛者異彼特以彊有力致之耳石如有靈其沾沾於老丈當不啻勝二公也鈌陷說勘破物理

三列傳尤見高誼以老丈所不足者豈僕一卮語而見需若此年來甚苦雕蟲之技受役於人剌促無休息時弟義不容已不免拈筆草数百言既成而讀之都不知作何狀今録稿上如不以覆瓿者當晝烏絲於蠒紙書小行致之燕邸也張陽和太史一入鳳池便優轉鑾坡不佚秩滿必以此例待老丈此語度不滿高明一噱然亦恒人之情耳僕受嘗德喻布衣訣誓不妄傳人昨祇為家弟病佛前懺罪書與之仍勒彼勿泄今為吾丈不

免又破戒矣萬勿輕泄為僕下地域種也至祝至祝兩芝杯拜貺與三兒遞酌薊門薏苡酒便是覩芝宇餘不一

又

獻歲以來婁從邸報知門下趋佐成均峻長坊局兼清武黄儒者之榮甚矣要之鳳皇池汪濊恩波終不足以涸箕頼一泒清冷也貞自昨冬叨玷除目上書乞骸未蒙見亮當時朝野知故咸謂先君子拜地下之錫非常

若更偃蹇朝命以自為名非臣子之道黽勉一出悔吝百緒加以餓莩蔦目隱憂刺衷病弟尚在邁軸殘荆究轉牀笫寢食之間無一是處以故於天上故人非不欲通咫尺之間而慭沮次且忽忽更若遺忘乃更承不鄙惠以德音中間字字肺腑言言金石貞何人斯而敢當此嚮誦大疏草於鄙心甚合暹之十餘年而後得上既上而所亟行者景廟實録而已建文之光復誠不易然終是萬古不可磨滅之論是疏也始基之矣故當有知

音者張陽和宫諭未論出世與否要是大經世人曇首
袁門之嗟感明絶鍔之痛豈惟一家一人之私也門下
謂其啜粥少而肌漸削未幾物故乃云近所感恙亦畧
似之以為憂此君骨聳而太枯神短而多役是以不免
門下氣清質厚心坦思裕故是句曲華山中人也何憂
之有向所傳喻君法雖於閳根未必效要足小康或公
行之未合作耳二室諸記詩便是山史董狐從姑附庸
既蒙胙土少室從盟復得狎主何幸如之僕老來始獲

一寓目三山二水小有題咏惜其晩合所謂不及檀郎年少時也非久當遂初服併以請教不一

又

世貞方請告杜門與客茅生者談茅生故嘗習老丈僕謂當今冲雅如黄叔度退讓如羊鉅平淵博如杜征南文采如陸平原者老丈一人而已茅生為咨嗟歎賞久之葢質明而老丈之平頭以書至矣契合一何神也老丈書凡二通中契濶則悵河山之隅㦃然不能奮飛叙

雅寄則動箕頹之思怏然若披雲霧至於流悼亡弟載
讀些言使人一字一淚也腸寸寸折矣亡弟器業粗就
名聞粗章有佳子姓粗繼誠如老丈所稱但天地間無
故失一善人捨此衰劣垂盡之兄而去之令存者何以
度日區區違心而出尤悔萬狀且日受筆研債不休生
趣盡矣以故懇上疏乞休第不知廟廊諸君子肯憐而
放之否老丈書謂比來益與藥物親日噉粥僅一器此
外輔以少茶果頗與張宫諭相類貞於三月前已得喻

竊謂不過偶然食飲小失宜爾且老丈精神淵著何物宫諭可比今得教尚未平而詢之來人語亦如之不免懸注大槩藥物攻治太峻則益侵脾過補則愈妨食啖唯在去思去煩去憂去恚而已黄蘗趙州俱有對症藥要在自得之龍華山寺便是老丈異時白業堂亦號緑野鍍金佛作栴檀觀亦得作丹霞燒亦得知美醜唯心則去捨無戀矣太華山賦瑰麗之極豈貞玄嶽所能唐突去人急不及題後俟有北役便馳上或當更在先也

今歲龍蛇殆甚此間陰司馬卒魏公卒蜀中張司馬卒蓋皆小於貞一兩年不特亡弟有問希言者頃刻坐脫羅近溪者談咲而去則皆老宿也然迸於一時可歎可歎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薄意將侑不一

李本寧參政

山中無復世緣雖故人時時夢寐而關途阻修何由一通訊問乃飛鴻宛然尺素係之别楮數百字皆肝膈語且被我以復陶食我以紅鹽口體之間無非雅貺菰蘆

中頓爾神王矣關中學使京口無兩此其才甲甲滿百
何敢望一于鱗第其覧識中窽汲引功深于鱗髙簡龍
門自擬物情軒輕故不盡誣也以公秀傑之才小斟酌
其間便足光掩疇昔僕比待罪隣壤因得竊窺秦風之
雄但於時業稍覺粗曠又乏師友淵源公欲取江左清
華之氣參之甚善甚善家弟裔捧還力欲乞休尼之不
可今已杜門玉山道中第聞兩臺意不合或未能賦遂
初耳助甫磊砢有氣甫别我向玉門關覺領燕突突除

目乃馮君任當是以才舉且新宰公郎署交也宦行達矣知太公時少違然以尊甫日左右之蘭玉森繞夷猶其間何恙不已嫂近遷長安計亦日勝容迺公健在往兒時至自來毋爲助長也僕於九月舉一孫杯勺益自廹焚香烹茗展法書名畫信步花竹間調赤白鸚鵡俯碧瀾施食朱魚甚適間爲責文進人暫苦如博士弟子完日課此外皆夜郎王國也公欲援助甫例索四律貧不能當咸陽縣僅以其半書扇頭供一咲不具

又

鑿坏之人與世路隅絶初不知王父朝議公計鈌爲生努方懼無以白於尊甫方伯公而執事惠然數千里之書劑以數萬里之物豈玄奘甫自五烽入耶何梵夾之饒瑰奇也秦中學政棫樸則楊應寧翹然耳仲默于鱗差能以古文誼振之而執事遂雙舉其肘璽書裦然謂且入陪九列而尚少徐之豈玉堂諸公不能不介介青紫耶然天中紫微省毋妨吐氣耳舍弟遂獲步武寧非

至幸渠以前跡故意微齟齬知執事省覲情篤當為促之貞老矣不意天假之靈得懺一切宿業賣身作道家奴足以沒齒彼白簡中楊王二三君子且擬以一瓣香謝之執事何自用于鱗寛不肖不肖每及于鱗至於今愀然神傷也承示欲有效於朝議公貞之托肺腑者兩世矣其何敢辭十月入關與杯盂筆研緣絶杯盂之睨敢返諸來伻而請受筆研役第碑志已得人不知何所任之冬寒北地尤劇加飡自愛

又

秋初貴鄉人有携尊公尺牘先容者盖五載前筆耳為泫然久之而以閉關故不能盡副其意却附一札報公一鄉一縑薦尊公几不知其無浮沉否也地下之托即以賢橋梓肺腑所素照且不忍以不文辭而况重之諸公子無已之孝思乎哉弟所虞者楚材如鄧林人操椽管而隧上下石俱以屬人口中物如愚昆季則不能無正德時康李隟耳念欲返使者而使者堅其請謂且迫

堊强浣故研從人乞殘筆墨而了此終恐不能無負至意也所睨雙杯盂緣從梵網木叉斷酒以故輒附壁敬拜三絁之辱薌帛將遠意長鬚碌碌樵汲無可使者亮而置之不一不一

又

前者不腆之文不足以為尊公地下重而遂勞災石盖至今有餘媿焉屈指尊服已公除暫為大方作一福星不旋踵而入佐廟謨定國是使吾曹長保丘壑深所望

也僕之踪跡見若似微有得者而不知其空空如也草衣木食鮿居匏繫聊以㦸宿譽汰沈濁而已家弟能謝淅紋差足暢茲葉山人茂長便附此山人長詩歌饒意氣三千里慕公上謁不敢望孟雲卿之於昌黎公必不至作劉乂也初夏未暄爲道自愛

又

水行三千里去家七週月而訪我弇中僅八日而別別時亦不覺異別後忽忽如失且桂魄轉瑩令人益思叔

度弇中山池不能百畝昨秋得汪伯玉張肖甫胡元瑞
春時得吳明卿最後得足下與來不疑而汪仲淹凡兩
與焉僕所以報山靈者亦不薄獨諸賢尚默默金玉爾
音以此世界小缺陷耳見屬一序二七言律於寢溲處
覓之及寫九發爲四清江爲十羅文爲指節盡痛而無
益於足下徒疥壁而已日苦酒食徵逐復有官中事一
過重九則有被髮入山不復能顧妻子足下青年𡋯貴
天縱以才出則衣被一世處則暎帶千古綽有餘地第

羊腸詰曲猘口狦牙埋光鏈鍔以誒蒙氣之谿可也蚌珠勿剖時至自吐公家猶龍公亦不廢子孫唯戒臨敵輕喪吾寶敢以此薦足下勉旃加飡自愛

又

夏秋以來久不見老丈除目意疑之謂當事者即不觧好真龍何以不至都下遇一楚客云巳丁内艱矣既不能得其詳而村僕又無可使者遂鈌絮酒脯修之敬而賢仲氏至則以老丈之大教隆幣來始知所丁者生母

匡夫人也讀行狀將數千萬言其文筆古勁敘致詳委毋論巳老丈所以描寫匡夫人之才行與有功於李氏者抑何偉也非有仁人孝子之心如吾丈不能發非有櫽左司馬之筆如吾丈不能就僕真是受成而巳特以體不能太詳不免有所裁損有負至意如何如先君子殁八年而始復官又二十年而始有贈有祭有塋噫亦艱矣僕始可藉手而見地下矣第留樞一補大是蛇足頭童齒豁豈堪塗抹而與諸少年游且病弟雖小間尚

在醫藥病婦呻吟牀褥寧能恝然業上書乞骸矣不知
當軸者可容鏡湖一曲否叔季二君幸為我致聲聞王
太僕先生尚健飯真大奇事其以登第之年生者僅恃
粥耳粗薌綾帛筒布附薦几筵不一

又

賢仲氏孝廉歸有小啟及太君誌草寄上想已達矣僕
乞骸之疏既不得請而諸君子頗見挽以先君子甫被
上恩誼不容負且留事稀簡稍可藏拙黽勉而北至京

口縣龍潭宿攝山探明徵君之遺阯則愧生讀江總持之遺編則厭發幾欲轉轂南向次且不果人事小間獨處一室念病弟身在醫藥尚多進退老妻篤困牀笫了無起色而諸老之乞休者俱復報聞無筴可尋遂初真所謂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鑄此錯也足下比哀思當小紓不朽之業已成勉思太上之立以酧造物每遇相知念足下材高骯髒謂公除之後宜即出以撫世酧物第覺得文苑一叚蒙氣悒鬱不散無論吳明卿不復振

即汪伯玉僅得一薦剡而復報罷僕之鷄肋故非盡繇子墨客卿也若足下能如佛圖澄海鷗朝賢則無所不可少泉公乃孫人便聊此附候起居不一

又

前月得手教傾挹之深且具悉苦塊近况怳如面覿縻絲不敢遽裁量篋而藏之以俟𨼆服兩玉巵啟櫝爛然溫然適兩兒就試至此傳飲竟夕不忍釋手其人如玉詩言故不誣哉金陵名勝足可娛目曹務簡省不妨吟

嘯特以夏來饑饉狼籍使人無可着足處閏月十九日得亡弟訃遂别作一魔境界區區長於逝者十歲焉能久存即不死亦何心在世旦夕唯有乞歸耳痛此子甚彊特以閩中冒暑驅馳窮夕披閲釀此奇症病中猶能有所著述以自攄見大怖將至恬然坐脱兄聞之固不能忘情於人琴亦當有所印證於來去也近料理其詩得十五卷付梓將竟文令從子輩録出續梓之必期玄晏先生一序以附不朽當更有專請也仲君事知已無

他兄友于之篤士林所羡即有信北上當為太原公致兄謝意似傳彼中月旦於仲君微有頹水之謡倘可風之改玉改行亦何難也少宗伯於兄厚矣偶及誹謅一端云玉堂故侶尚有不能平者此亦何足深念男兒堕地便自有命如伯玉諸賢竟爾杳然不能使後世無憾於右文之朝耳賢妹丈於極冗中一接不及少盡甚歉外有薄闕

念四絶句附覽不一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六至九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弇州續槀卷一百九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答顧益卿中丞

弟十五年前所交游多文學氣誼磊落不恒之士入靖來耳目無所關涉强起之南都所交游則多老成名德

長者其愛我知我前後亦如是晩而得吾兄盖兼之矣前覽諸疏其所規畫注措瞭然指掌文辭既豐而復古雅然弟所深服者不居功不急效有古士會父子之風與趙營平經遠之畧不似今之逐逐功名之會者而已也以故於大疏序擬少攄其區區而南中正值多事匆匆拈出讀之殆如夢語適有袁魯望學憲之長壻張太學奉訪聊附之以上而使者復至矣損俸以供故人酒又益之以琮貂名藥而亡弟處又拜厚奠尊兄於故人

之誼若此弟何以為報耶弟乞歸不遂荏苒滿考抵淮而拜新命遂以閒歸里既免驅馳䅿䆅之苦而不廢贈蔭應得之典於私計誠便弟撫亡者殯宮與孤嫠相對慟哭歸對病婦視弱兒憂旱憫灾無一開眉處七月連得雨吾州十可救五六他邑則不能一二收矣來春餓莩恐不減戊子潢池之變勢所必至今外憂未已而根本之慮又有不可言者南九卿再疏頗懇切皆弟所屬草揔束之高閣矣太原公屈為諫臣以走為上策而不

果廊廟之上智力俱困如何弟於讞審事不免於八月抵任至正月必乞骸矣嘗與太原公書謂幾之一字有在國者有在身者國之幾兄能先之而弟輩所不能身之幾弟輩能先之而兄不能也兄以為然否承甫不成行於鈴閣小寂寞然遂成山人高節子念貧甚得兄憐之使是雪中炭也方為里舍兒腰領所苦卒卒作報殊不悉伏祈照亮

吳大司馬

翁之高才雅望其在貞之耳者餘三十年而翁之知有
貞當亦如之自翁之見命受伯母太夫人墓中之役而
始辱稱文字交用是貞数薦其敝帚而翁之所以褒
睨錫之者不啻百朋之益今者復受命伯父御史大夫
公隧表之役其於感恩狥知之情未能抒其萬一而翁
過自摧謝輕輿見過欵曲綢繆使人情事欲絶貞之此
行可以小緩執爵都門候踧太傅之車塵乃為虗辭所
感狼狽治裝翁破其静攝臚餞稠縟尊送勤複何翁之

厚而貞之薄也瀕行見翁神采清澈瞋帯我輩追悔前日不能為國留賢而翁政府密書謬見推借謂可自代則貞又當追恨十指當斫取譏吾鄉衮不小也江風為祟進寸退尺忽忽勉成一序付之曹郎不知可小重翁行李否蘆夾竟日無一往來人尚未知翁成命及代者何公却似夢中囈語翹首鍾雲無任惆悵不一

莊中丞

不佞貞之獲附驥於嘉禾也蓋廿載於玆矣中間雖一

奉德音而麋鹿之踪多寄岩壑更不獲親炙有道之容而消其鄙吝唯時時於交游中竊聆風猷而談政術有嚮慕而已昨歳承有杖鉞江右之報爲彼地士民稱慶未幾而尋預北司寇之推則廟廊之上固虛席而待門下恐匡山左蠡之間不能長有德星也賢器駿發高第豚兒過時之人獲步後塵復續修通家之契幸也辱不賜鄙而遠使致大教將以如天之貺且弘𤲞獎飾何以當之適以考滿事爲南牀所擿盖貞以例間而銓部以

例許乃敢成行俱非敢欺罔也方杜門待罪忽忽中不克覼縷薄有小效唯高明亮存之不宣

答徐大宗伯

弟以十二日抵淮而得叨忝之報又三日而得刻報即以次日走一介投咨結於銓部而艤首南矣取廿三日至家謁先祠哭亡弟以次與邦君大夫師門姻戚酧酢甫定即擬買舟玉峯練川之間輿領清誨因小報婁江之餞而河魚見妬委頓三日甫有起色而使者奉如天

之眖至矣教辭累幅所以爲弟慰喜者津津不啻自口出而三難之説弟初亦不覺之今恍然若有悟者第以不才而位遇差踰先人又踰吳中前哲則愯然懼且腆然愧矣吳文定邊廷實顧華玉三君子者弟尚不敢望下風今乃令當之翁豈飾畫無鹽唐突西子者葢愛而忘其醜故耳獨一時之遘真於私計良便葢此遷稍先十日則遂㢠考滿之典稍後十日不免行役之勞且未能便望里門一邱其私果何如其幸也癸夘師門弟齒

最少八座最晚而秩稍卑白香山有云越國山川吞碧海杭州城閣入青天吴興卑小君休厭爲是蓬萊最後仙其弟之謂耶大氐出自長者不敢以例辭姑勉拜嘉四日後當敬造門下不唯欲會叔達子柔所謂紫雲者併擬請見之試刺史腸何如耳諸俟面悉不贅

山陰王相公

曩甲申之冬相公與太原相公同日大拜毋論遠近加額有君實晦叔並命之謡而世貞時方伏巖穴僅與羣

蠕共仰而已不敢以賤姓名自通而邇者白麻再下鄭公起復朝野之懽有加則世貞廁丞郎之後僅從寮長聯銜薦狀於戟門之外又微聞將命者有他不知其能徹電覧否也疎庸之跡屢起屢躓晚癖歸嬾與世味益左濫竽尸禄日切歸計不意荏苒滿考行時別吳司馬於病中出相公報札乃知司馬以留務謬薦及不肖而相公亦過許之盖別之未幾而秋官之命下矣司馬計沾沾自喜第當之者慚汗不自禁耳世貞固未嘗得奉

下風而仰清塵將無相公方屢吐握之懷故采及於葑菲之賤邪分當竭蹷北首展謁堂下一傾其肺腑而問之識者皆云既有新命例不當入都門坐是中止而敢以不文之啟上瀆今財賦之地連遘堯湯之變盡為甌脫公私俱困人凴未分朝野横議蠭起蝟發堂上奇兵不在小人而在君子惟相公與三四大老當必有大作用大幹旋其間顧非賤愚所能與知也鄙俚無識干冒尊嚴不勝皇悚

趙汝師

僕以得北咨晚倉皇治裝又坐亢旱毒暑不敢有所過從而獨謁公輙辱留欵至醉飽行時一切不敢赴餞而公獨盛供張使玉陽公主之而身避抗席無論居平道義之愛其一時所以隆施於不肖者何如也初傳陸司寇代震涯太宰而僕代之未敢信行至淮報者至果然矣更三日乃使材官齎南銓部咨結以往即轉艫首南矣㫁遲嬾散之人得與諸賢並升而又不廢所得恩命

且以其間歸哭亡弟撫病妻焚昨歲所領先大司馬誥黄於墓眞倖事也念即欲乞身恐涉負恩非臣子之節故勉擬秋季履任完大獻三月作歸計矣館選已定玉堂諸賢遞有遷轉成均之説灼然不錯顧公暫一赴之仕止久速泯於無跡此吾夫子大叚作用也山鬼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盡左右前後伎倆太原公不能以不見不聞處之却以獻於公如何兒子無復得預選理然不得更自有味公意想同之不一

王春陵

世貞久玷一壑於世無所比数濫竽留省日抱歸悰以故於我翁左右僅以公事一再通咫尺之書而邇者叨冒除書方懼非任而翁儼然以大教先之謙光下臨責飾逾分豈貞薄劣所敢仰承伏諗台履萬福威德遠播四夷賔服八荒偃然惟是究豫以南江表中外赤地千里民無半菽今雖頼聖恩隆沛可以稍起溝瀆而萑苻之警恐將來未已唯翁一留意焉撫填之寄則汝南張

助甫襄垣郭致中其人也今雖起而未用此不可緩也役便聊爾附謝輒申區區伏惟鑒存不宣

馮侍讀

世貞向者辱令先季祖少洲公道誼之愛已待罪青社則承令先叔祖治泉公文字之契葢三十餘年矣嗣後則竊聞尊父老先生風猷政術表著一時至門下而遂晋讀秘書入侍講幄簪筆法從冠冕詞林如邇者楚棘程義雖僅吐一斑遂爾踔絶今古吾家文恪文成非所

敢望也世貞少而不敏亦竊希慕觚管之業而實無所成就垂盡之年不意復覩名世之作者尋又聞考績恩綸正當門下如椽之筆不勝踴躍私幸念貞行能下中宦蹟低薄荆妻庸庸閨閫孱婦俱無可稱紀若先公之盡瘁王室南征北討孤忠勁節功大不賞易世之後始見褒旌贈官祭葬今已粗備詳具所上志傳行狀中唯是先母郁恭人裔出名家端麗婉嫕事先君以慎待二孤以義家難二載籲天請代後死十年克終不懈於古

彤史差不醜顏門下幸詧而詳著之則我二先人地下之光子孫世世之感也不腆粗幣愧不成享唯冀亮存

萬荷

葛檢討

不佞貞以甲戌春獲瞻先太保端肅公於朝列尋竊從長公龍池先生於冋寺俱沐杯勺殷勤之懽蓋至於今耿耿焉壬午之秋門下褎然領解東省明年遂登帛甲讀中秘書晋領史局於端肅公蓋有光焉而兒子騏亦

竊玷南省蹉跎濩落幾復不偶不意得預公車之席而
門下實司藻鑑焉韓退之以不出大賢之門下為懼騏
可以無懼矣惟學術不加益志行不加立以負大賢之
知則懼滋甚耳唯門下誨而最之乃所望也世貞衰老
無狀久廢田野誤中物色竽濫留樞今又謬叨恩寄日
抱小草之愧唯懷賢狗知一念有不能自已者敢因役
便布其區區伏惟炤存萬懇

沈純甫

貞辱老丈肝膽之契前後見於尺牘者非一而至靖廬
促膝澹圃夜飲数舊論心不過一二昔耳然與家弟僅
三人今其一已為異物矣人間世缺陷可歎可歎自我
老丈賜環之後為除目所急遂正九列然高才直節不
能俯仰時趣與政地少齟齬奉身而歸天下高之且謂
太翁太夫人俱大耋無恙老丈得日視甘旨寧以三公
易介惟是節聞翩然有蓬萊之游生事葬祭了無所憾
二尊人真福德人老丈真孝子也貞老矣偶後家弟死

然去死亦無幾强顔而出强顔而食禄今又强顔而遷

計惟有一歸耳天不悔禍根本之地水則白波際天旱

則赤地千里周餘之黎靡有孑遺老丈讀禮之餘寧能

恝然不置念耶用行舍藏固孔氏家法然終不以蜚鳥

之視而忘擊磬之心也如何冗極不能躬造几筵短些

生芻聊寄仰止唯亮存之

又

前者匆匆成一些＝奉奏先翁靈几得報書誦所恵志狀

者而後愧蕪辭之末能悉也執事儼然在衰絰中猶不忘勤存故人而顧使遠來惠之以德音申之以雅貺蓋怳焉若復奉顏色於澹圃中然益痛家玉樹之摧折而欷歔不能禁也老丈念及此更益其賵然矣世貞老矣今以行役之便得治其私所以未敢乞骸骨者非其地也月末强之任苟完大讞歲終上書歸里度老丈未即禫除尚當呼艓艫徑造通德里門結一浮家汎宅緣第恐老丈蒼生之望與猿鶴相妬耳天下事尚可為若奬

龍巢許之地無分蜀洛則宗社之幸也見委黄庭俞張二跋敢不如命第不能逃愧於續貂耳冗次不一

許孟仲京兆

自公之别垂一載矣忽忽如有所失每念清茗𦼮蘆何異頼水門下方侍奉太公擊鮮飲醇以窮無方之養蓋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也弟令水旱頻仍公私耗竭計庚寅春夏之交又當如戊子矣大則潢池小則萑苻其兆已見非得名世之才如公者数輩分布要地以綏凋

廸而銷禍變將來不知其所終也公亦有意念之乎大學述一書及荅問数篇僕不知古今本何如第覺公提掇喚醒精神躍然得千古不傳之秘王文成是单刀直入作用為其徒説得虚幻没巴鼻公與之雖不無小牴牾而實相發即紫陽先生亦不能不以元功見讓也秦中諸文種種有意有色而凌雲之材扛鼎之力又能稱之必傳無疑唯雜詠一卷雖佳境層出而小涉議論時露蹊逕遠則唐人之清諧近則陳王之自然要須於此

處小加留神耳僕不才然辱公之知若此豈敢辭穅秕之導俟得命以全著作見委卒業庶有以報也暑氣初蠲為道為天下自愛

張助甫

嚮有一啟附吳山人去及報使者書計當俱達記室弟以六月初報政至淮陰而有令命歸哭亡弟則羣從泣血而舉足下與明卿之毕於殯宮相嚮有餘悲矣八月杪彊之金陵任決筴以正上疏乞骸而會臺臣有得罪

於其長者計銓部當必外遷謀以弟之不當報政與銓部之不當許欲媒郄而塞其竅嘖嘖煩言賴主上洞察之更著為令甲然弟意興消沮了無復餘乞骸之章苟不獲請當再三請計半殘之身旦夕為吾有矣足下凡再與開府推弟私計之寓宇之内無一寸捻地大則潢池小亦萑苻勢所必至非得才如足下者三四人鎮定之吾不知所稅駕也故人佘宗漢明府過貴郡附此此君詩在貞元大歷間而人則可當五柳先生元紫芝不

直以其官配也唯足下念之餘不一

王師竹

伏審道體勝常今問日暢昨覩玉堂諸公以次遷擢殆盡而我公宿德重望乃獨巋然行且奉及矣武試事想當仰借急欲得序論策一讀以窺經濟大畧僕賴庇以六月報政至淮而拜新命既獲免褦襶之勞又不廢贈録之典中間以便歸故里治其私亦云幸矣獨歸撫亡弟殯宮對孤嫠纍纍更增一段苦悰耳不能遽割時趣

勉爾之任第國是未定國本未立吐突進李絳出水旱頻仍疢癘為毒前路茫茫有何可據高明必當饒定見定力也役便聊此奉候并言區區外亡弟行狀一脩附覽

李本寧

夏初見邸報内朝儀知足下已入金明候除目不得適以報政離金陵抵淮而有新命返蹋故里則不能時得邸報久之乃聞有大梁之補中州和淑八方所湊道里

適均於布宣縣官之化為易且七年前舊物似非偶然者第鳳凰池故人步武八座寧忍坐視足下折腰外服賜環之召當不遠耳僕老而不能自決遂挂世網今既叨冒此遷贈先覃後於世法若所謂榮者殊不異波浪中一漚泡耳何足論也歸後撫亡弟殯宮對嫠婦孤兒纍纍滿眼腸為寸折次第收拾其遺詩文梓之天下大矣念能操千古觚翰黜陟者獨公與伯玉明卿三四君子而亡弟皆得奉下風今以風猷氣誼托王元馭為誌

銘伯玉任墓碑趙汝師作傳似可無憾獨所恃以不朽者其遺詩文詩文之所頼以廣而久者足下與朋卿耳彼玄晏之序三都何能唐突不腆之幣敢塵記室伏惟鑒納為懇

李使君養愚

昨因一材官候學院者不得消息資盡告歸為作数行計已徹台覧矣吾郡魚腹之餘頼門下加意撫綏蠲其繁苛而賜之樽節二麥亦遂有秋可以少廻菜色不意

天未悔禍兩月之間旱魃為虐播種之地若焚若赭閒門下為民請命之誠至壓且篤此間三事庶尹憂惶亦如之而了不之應今計窮矣即旦夕獲澍無及矣計惟有亟飛報旱之章然後按實續奏庶幾當事者不以後時齟齬然行之者兩臺而主之者實門下也震崖定宇華松諸公實同此懇而貞敢先焉惟亮而采之幸甚

陳都諫

嚮者以岩穴之蹤樗朽之材辱匠石見采俾得備明堂

罇壚之一用盖私心感之而不敢以言報也丁亥之冬僅一相聞竟未由躬造門下請教旋聞晉擢天垣陪與機政大疏之在邸報者往往寓正直於忠厚先體要而後操切私心儀之竊意承滿考至都得一望見顔色欲有所攄吐而今者叨新命歸候旨於留京之近地忽忽如有所失方今三公九卿秉羔羊之操諫官極骨鯁之選慶歷聖德此其時矣然而國本未立也國是未定也國天未安也此三者必明公所深留意而不佞之所拭

目以俟者也人役發匆匆未竟諸容嗣布不宣

袁都事

僕以前月廿二日入叩尊公高齋握手劇語而出弟覺其膚色稍萎黃肌體亦漸削以後連得兩書仲弇園虎丘之約辭旨遒爽書法蒼勁曾未何時而訃音至矣天乎痛哉僕不覺哭失聲悃悃怱怱累日夜即擬奔馳修生芻之敬而病脾病目方以身付醫藥不能出門僅一效薄賻於伯子計兄此時已在苫次矣聞尊公所感微

恙無所苦頃即奄然真人之去留固無碍也名德位禄幾無所憾惟以百年為期尚未滿願耳聞兩臺已上請卹之章固宜爾也謚法當得清簡或端簡之義正直無邪一德不懈於尊公稱也馳奠之期在中秋後先此奉聞不一

穆少春

前者劉侍御以令先太公之狀來問墓表於弟茲時忽忽為亡弟含辛勉爾塞白并有不腆薌帛就托劉君奉

寄後得石東老書知已達矣而未奉尊兄一帋將無弟
文不足以為九京重耶惶愧惶愧尊兄孝思純篤談禮
之暇他念不雜必有著述之大者以垂後若東老榮位
隆崇委寄專篤而能持之以勤守之以默且遂舉雄真
足慰吾曹屬望僕老矣再疏乞歸而不獲請兩具讜言
草而不見庸兒子之倖薦不足以解亡弟之至痛如何
如何已飾容棺之墟於先君子側得請之後即消揺俟
期而已適汪山人沂去附此此老七十九而遊不已詩

思亦不衰云與尊兄有故契貪一相聞第不知其能達遲鴻臺否也外二刻専為亡弟者附覽不一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六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申相公

本部材官田蒙台教慰存因及肘腋表裏之奸祛除不易而相公之苦心妙用不佞雖在遠外亦竊窺一二矣

區區情事荼苦精神衰耗故急欲歸守先人之壠治亡弟之葬飾巾以待旦夕非有虛假惟尊慈亮之不使小跡成一虛套則大賜也邇者朝事甫定而後進不經事人遽以不根無涉之事竊其影響冀有動揺主上聖明隆眷亡毫髮之疑而大跡所謂令女捐館壻尋别娶且天下之愛壻豈有勝於子者子既不令入試於壻寧有夤緣此數語可剖示天下萬世人乃者覆試之役甫竣而狂口又復哓哓致觸天怒方快物情弟追究唆使不

免又成洶洶計相公與荆老必當申救自今以後顧相公一志任宗社蒼生之重事固有什百於此者幺麼妄語何足介懷安慶賊本不多而頗有驍黠者官軍以烏合不練之衆而挑之始則安慶輕敵死一指揮一千戶既而黄州復輕敵傷一守俻執去一州倅又既而安慶之故將黄甲軍亦見刼凡三敗矣一故叅將徃撫之為所留三鎮之撫臣號令不齊將庸兵弱釀成賊勢如更不已勢必調楚順靖一宣慰浙江一營兵就近如吳司

馬者暫出督之庶可蕩平雖然至此則所損不淺淺矣吳司馬所條請貞雖與聞而不敢勸沮蓋司馬初至見三營之卒弱而驕不堪使又以損軍之令重卒有不虞不敢使之出敵故為挑選軍舍餘丁得五百餘人別成一軍教練精熟尋常可以彈壓狂吺遇警可當衝鋒跳盪貞所慮者恐廟廊之議以為有軍不用而別起軍外之軍增餉外之餉或致齟齬至於旗牌之請蓋緣欲借以稍警驕悍之氣為緩急調遣之謀耳不知輦轂之下

可給旗牌否今叅賛之責雖重而號令不能出一城鞭朴不易施一校宜司馬之有請也唯相公裁之

又

長夏赫曦伏惟相公台候萬福世貞不肖忝從鄉曲之末時遠門墻之外而相公猥推太原公之愛而愛之又察其亡他而録之洗瑕收瑜起骨加肉相公之當國寔在癸未之歳甲申正月即賜補京兆亡何遂有少秋官之遷又矜其情事許之休沐僅踰三載復有少夏卿之

起受命以至今月不能二朞遂超躐兩官正秋卿矣又憐其骯髒不任磨勘特與太宰計破例而聽其報績矣雖使世貞之父兄為世貞謀與世貞之自為謀孰有能如相公之委曲不遺者也世貞以月之四日出白門十二日抵淮已促裝從陸而道得新命咸謂於例不必復進京祗將南吏部原咨具由送之吏部彼當為題請復職貞得以其間歸哭亡者且為先君焚黄於墓道私計誠便矣第此銜恩酧知一念未得陳之堂下九叩以布

區區則更有所不安耳側傳邸報主上渙發温綸隠然省已尊賢至意視朝親政俱有定期此相公與二三大老挽回感格之功而南都一疏亦不至糜碎於雷霆之下知聖度天聰固不盡委之麴蘖也弟江南累月不雨赤地千里巫厓見殛旱魃愈逞禾苗俱不及種種者及花荳之類又俱萎枯百無一長雖二麥頗秋可以支持目前無衣無食何以卒歳又況加以敲榜之刑剜其已枯之膏而使供繁重之賦乎縱使盡蠲其額而賑其垂

命者恐猶未免於戊子之禍也相公吳人也太原相公亦吳人也其知吳之受災為至真其欲為吳請旦夕之命為甚切但恐人主未必信左右未必喜而大司農未必能出而任之則相公之於調劑亦甚難矣雖然不敢以相公調劑之難而遂絶望於調劑也先君子之隧虛而弗克樹石者垂二十年矣嚮者以相公之曲成而賜贈脩冢又承相公之許以雄文冠之朽骨為之若肉草木為之色飛而迄今未有領也雖一日萬幾倚馬之才

亦何所難其揮洒哉爲此專令豚兒代領伏冀垂賜并有薄效以志區區不宣

又

昨以九卿會疏去役之便敢附布區區計已取進止矣世貞賴相公大庇已於廿七日履任緣鄖纁艱請不便於役者故俟會審疏便與謝恩疏同發遲緩之咎不能辭也世貞少習城旦家言老而不盡忘拮据刀筆或可苟免大戾惟見兩臺之長與屬僚爭論紛紜不已山人

嗚究葢失志求進之徒其操術甚竒其措心甚險不免大費相公苦心而衰劣過時之人惟有逡廵作骸骨計耳許相公凡三為汪伯玉司馬作書而最後云歙郡稱才獨一汪司馬嘗執鞭弭從諸公之後似亦頗承許可附於知交今服闋久矣豎儒言輕不能推轂使坐老丘園心甚惋惜倘得假一言之重於當事者當事者誠因重明公以重汪司馬則區區之説易入也伏惟留神其辭甚廹切豈以南都散曹返能加於揆地耶不過以世

貞辱相公及太原相公太宰公知己之遇謂可以進言耳不佞與伯玉交知不能逊相公神鑒然兹事何敢預也先司馬賴相公大恩得葺理墓田丙舍唯是七尺之石壟於隧道久矣而相公至今尚靳一言誠知一日萬幾然以倚馬之才不過費半夕晷耳貞已衰老倘不能待是無以藉手地下也讞審疏上縁熱審者過多今僅得一人耳聞中宮將有大慶不知可免行事否餘不敢贅

又

邇者世貞以乞休之疏奉瀆清燕蓋衰暮之年薄劣無狀自當歸骨故里而邇來言路諸君貴少賤老吹毛求疵無所不至南都踈逖供其食噉而被論者如屠羊之在肆喋無一聲何顔可以在列何心可以供事今者即不見允明春自當引疾唯冀憐而捨之聞名璫能自損抑上眷亦不至甚人情稍定衆嚮稍一但中宫已及大朞未見的確中外謂上令秘之恐未有此理而南中臺

省已請冊立九卿復將繼之無乃太蚤乎楊司馬差能
持重不然未見其可也蒙許以先子神道碑歲底可
完不勝踊躍謹録後沐恩典贈官祭葬緣由并子女之
詳呈覽倘即揮賜貞當躬奉以歸樹之先壟子子孫孫
感德無極不勝懇切俟命之至

中許二相公

前者齎謝恩及會審疏人便一通賤名於記室計已徹
覽矣貞不才奉職無狀以報政一事見齮臺臣而傍牽

舊談横加汙衊分合席藁以俟嚴譴但貞前者因查有前例而後任之事與所支之俸為兵部侍郎故當以陞任論與調官者不同故具咨銓部銓部葢以後例過垂飾奬俾並奉行其後叨忝新命以南部咨結送銓部銓部據而題給贈廕非貞所敢擅專亦未嘗有毫髪欺罔也計旬日來已奉明旨處分或斥或削已定但區區生平心跡不能自白敢具疏以辨萬一見留更希大恩放歸免滋多口幸甚幸甚或云有所受之或云别有所為

貞俱不敢言第一歸在念倘得奉相公大篇刻石先壠死有餘榮矣餘情具疏揭中兹不敢贅

又

謹啟世貞行實不孚遏幅鮮素以致見憎譊口仰仗聖主之明與相公委曲維持調觧得無罹於丹書乞休小疏又辱勉留貞苟非木石寧不思洗滌心志鞭策駑鈍以少酧恩造第於出處之疚心與宦曹之觸目一經拈出慚悔無地語云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顧影而歎不肖

之身所餘且盡矣況前路幾何餘日可數若仍冒昧隐忍叢積毁忌更來指摘縱相公憐而欲全之晚矣再疏陳情非敢毫髪欺隐惟冀俯念特賜允俞死全此身乃相公終始之大徳也先人不朽日夜在心并祈留意萬感

許相公

謹啟貞以巖穴長物老不適用虚名見采濫竽留樞自揣衰庸恐貽敗羣之誚頻安寂寞不作觸藩之想要疏乞骸異全晚節而屢壓温慰未尋遂初前後二祿荏苒

三歲苐滿百擿茫無寸補既辱我相公破例許之赴部行至淮陰忽得邸報則驟脫丞郎之列而遽隨令僕之後驚喜過望慚惶繼之此固我相公求舊之至仁與憐才之高誼然使予者不傷明受者不色恥則非貞所敢當也且巖穴之下慚先登於伯玉休寀之間愧後塵於定之進退維谷展轉負剌邇雖苦暑疾尚擬竭蹷登陸叩稽堂下以展惓惓一念苐詢之長宿皆云既奉新命不當入京且大讞在九月中而秋省遂無一長官恐於

事體有碍不免側伏金陵傍邑得旨而後履任伏惟高明垂督東南之旱赤地千里禾不及播綿不成莖此禍比之丁亥殆甚即使聖恩蠲免賜之餘生無衣無食何以卒歲興言及此腸為寸折相公社稷蒼生之繫衷久矣幸不惜一投手舉足之勞為此周餘之黎解倒懸之苦下情無任懇切之至

又

邇者以咫尺之啟申候興居兼識感忱附布不腆過承

獎飾推以如天之睍㡿皇跼蹐莫知所當世貞仰竊台庇自淮返艦便道過里得治其私旋用讞審期迫星言儆途已於前月廿七日履任矣貞少習埃且家言復親刀筆之役竊謂可藉手苟免咎戾但蒲柳易零樗櫟無用恐終負門墻知己大恩耳茲諗六載考績綵綸渙頒晉秩宮師復冠天省錄後賜金流光捘席凡在朝紳靡不加額稱慶而况受知之深如不佞貞者其為欣忭何可言喻敢具一啟少伸下私唯是先人辛勤一生南北

禦圉忠而獲罪雖荷上恩昭雪所恃以不朽者獨賴相
公片言華衮耳既蒙賜允唯得早惠札之堅珉此則貞
之所日夜鏤心者也所示汪司馬伯玉已敬達之元老
及太宰矣相公之命不敢不將鉅寮出處豈遠臣所敢
預聞也審决跪上聞中宮將有大慶不知可無行否餘
不敢贅

楊太宰

前月之廿八日得貴部回咨洸其既往加以隆褒破例

賜容得從考績已屬逾涯之幸而豚兒騏復致尊旨謂且將有後命實出意外即於滿日過部又二日離京行至淮陰而司寇之報至矣世貞幺麽下士潦倒陳人科第雖似小深資望實為甚淺不意遽躐群寮之上超從八座之列自唯叢者避言里居無復世念翁拔自遐野畀以留京曾未匝月晉佐司寇非常之格施於遷人衆所駭羨先君子雖獲昭雪而天澤不究尋見壅沮大宗伯過採臺議獲沾葬祭尚復嚄唶一官而翁朝得小疏

夕為題覆使冡中之骨獲被常伯之榮世貞今官僅南卿佐耳竊禄未久而遽有此擢且又少延月日俾得遂家門之私翁之盛德譬若大造之於物無不蒙其生成而於造物之中有獨厚生而曲成者則不肖貞之所獨私也旦夕擬叩都門瞻天之後即造堂下九頓以致感激之誠然後小獻芻蕘庶抒葵藿而問之舊宿皆云既有新命不宜入京且九月當大審而部無一人在者於事體未安以故冒昧輒齎南天部原咨并上而身返真

州或以間一視仲氏殯所焚黃先人之壠終始皆恩造也下情無任銘刻尚容專布不宣

又

前者齋公移官役去有不腆之啟少致感忱令豚兒上之未奉教荅尋有兵部官役回則貴部所覆贈先録後二咨俱已到矣我翁生成造就之恩非復常言常辭可以罄述世貞自淮陰聞命以便道得歸掃丘壟少致手足之戚尋以會審期迫束裝就途前月廿七日已履任

矣蕭規之後或可苟免罪愆第未老而衰種種相現加以國是未一伏機漸露若隱忍尸禄恐終負門下知遇耳我翁國之蓍蔡狂瀾藉以砥柱善類藉以赤幟者也與一二大老似不可言去歲荒民貧萑苻未巳必須得才撫臣若張九一郭思極者料理之其次許孚遠可用也又其次倪涷可用也是四人者皆不能滿於物情然緩急之際在採其所長不必較其所短也新都相公為汪司馬三致辭於不佞矣最後所云敝郡稱才獨一汪

司馬嘗執鞭弭從諸公之後似亦頗承許可附於知交

今服闋久矣豎儒言輕不能推轂使坐老丘園心甚惋

惜倘得假一言之重於當事者當事者誠因重明公以

重汪司馬則區區之說易入也伏惟留神豈謂不佞踈

逖散曹能預大臣之出處意者謂不佞辱翁與二大老

之知欲令抒其欝欝耳不佞不敢不以聞終不敢預也

別楮聊將積悰仰祈鑒亮

又

旬日前上到任疏人去有小啟奉布區區計已徹覽矣不意到任之時黄侍御之疏已發既奉旨下貴部想已處分不當復贅但貞嚮者中明後任係陞官之倖薦起非聽調之人於例似不相合故具咨以請然不敢擅自行止而辱老先生猥加飾奬謂原有無玷公評不拘此例之説回咨既到方敢治行又辱老先生體念覆給誥廕子於廕子疏内明開曽經被劾縁由未嘗有所隱諱也世貞盛年時不自檢飭口吻之間多生荆棘筆札之

際或樹戈矛以來憎毀致成口實雖晚途岩穴稍知慎
默言路借之猶得譸張為幻含沙射影弟以貞為欺罔
雖則不情然物忌多取叨忝過分猶所甘心乃至波及
長者以寬厚公平之政而誣以扶同黨庇之誚至於司
屬寀有他弊而欲勒之同斥貞雖有胸無心其負芒刺
何可言喻此子方挾言路之勢兩犯臺長欲廢憲規於
貞何有弟年來頗相見暱行時追致賻幣索詩為其父
母忽反目甚口若此中間所謂習幻化被黃冠者數年

矣貪心難斷靦顏復出此語傍譏了無忌憚又謂氣力足以搖撼該部亦似别有所指葢自斥閹復進山人鳴宼之説行而物情大變矣魑魅魍魎閃倏於青天白日之下攫市於通都大邑之中貞雖茍免不去後禍未已倘得憐憫放之歸田則老先生之終惠也下情無任皇悚懇迫之至

又

貞以素行不孚致來指摘乃辱我明宰公憫其非罪護

其所短兩疏覆覈不唯九閽之浮翳一掃天聽竟迴而傳之士林知不肖之心跡尚得稱人於世者皆大造力也夘考功之疏可謂仰體上臣之盛心下表憐才之獨念但愧非謭劣所敢當耳比時辯明小疏實出一時憤懣既發之後良自懟悔後得兒騏信乃知我翁為之刪削俾無樹敵又戒勿再申前請翁之曲成一物至矣盡矣弟試視不肖之身豈堪復任鞭策不肖之性質豈能過為骫骳脂阿以事言路諸少年者哉況未老而衰目

肯齒落筋骨緩弱步履艱難僅有一弟化為異物從子令淑又復垂命情事若此焉望其復有所展布也乞休小疏非敢有毫髮虛罔唯冀曲體俾遂生還苟存晚節不至為門墻之玷則終始大恵也伏覩大疏剴切忠亮賢於王端毅韓忠定遠矣無論繹改未見恱從此則遠臣之所深憂痛惜者也張滄老此推甚愜衆情第貞所始知者清標厚徳耳既而識其盡瘁之節應變之才萬萬不敢望也臺老亦同此懐餘不敢贅

耿司徒

昨使者致帶補來謂不欲領區區贐耳後使至乃始啟封視之其光爛然即駭鷄夜明之珍恐不能逺過乃我翁用僑札之誼而不佞虛銜負羈之愧也傳杜君疏辭不敢有毫髮訾於長者尋其微指乃是欲激翁使鷄首必不北耳恭覩温綸嘉予諄篤上不以恒格待翁翁乃可以恒格自外耶昨北省復有言及新司農矣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今老成若姜若方若傅甿之幾盡

而尚復欲滅掃之是併所謂典刑者不欲一二餘也寧但老成而已孝宗朝三原洛陽鈞州吳興壽考者至八十少亦七十餘黄髮在列素絲五紽委蛇從容以予嗣聖而逆瑾輩頃刻而削逐之遂盡翁以為孝廟時治耶武廟時治耶夫使逆瑾為之天下不敢言而尚敢怒今以濟濟臺瑣之臣而甘心逆瑾之技倆乃不聞有怒者何也翁入朝幸為三老冢卿臺長一言之若但調停兩可不一分别天下何時而可望復孝廟耶適江北諸生

有梓翁留貞大疏者雖以故不及上然翁緇衣之好則

有目之人咸睹記之矣昔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

叔僕無敬仲之材與生平之契而翁之知視鮑叔更甚

何以為報貞雖隐忍不至有胸無心既為人拈出唯有

一歸而已再疏稿附請教知尚滯真州不腆看酒以犒

從役唯麾置之為荷

石拱辰司空

秋來伏惟道履萬福蘭玉芬茂為慰世貞叨竊大庇以

報政行抵淮而拜茲命主爵者不以貞之奉職無狀而峻陟之又為之破例以請得責及先尊慈而録其後人所以滋培不肖者至矣念國恩未報知已難虛故勉而復之官第恐日深日負終且作乞骸計耳壽陵大功計指期可竣門下又當有非常之典今望實隆巻純白無疵孰有如門下者藻鏡之地必當仰借第國是未一物情未安且中樞要地復有登進渠必不能安保富貴萬一侵奪外權三事以下當有一番風波狂瀾砥柱竊為

門下望之又竊為門下憂之貞近歸故里撫亡弟喪對孤嫠婦子纍纍展奏門下所貽些辭腸寸寸折附去行狀一紙可以知其槩也穆敬甫兄何以都不聞問想所草大公墓表不以登石矣齋疏人便附此少布區區不悉

詹咫亭

昨者承教貺遠及草次奉復嗣後不獲頻修問訊緣南中雖稍寥簡而衰病頻仍又遘手足之戚忽忽過日想

門下必能見亮也郵書中每覩大奏於國體事幾往往妙中肯綮累見褒予蓋不待骨鯁之節有素也所緼藉宏矣賈傅宣公何人哉唯國是未一言路縱横日勝日負莫知底止而根本肘腋之地大有不可言者門下必有定見定力毋俟喋喋也貞以誤恩過深黽勉履任然刀筆之外茫無寸補恐逾久則負國逾重旦夕唯有乞骸歸臥而已役便聊此附候起居朔氣漸深唯為宗社蒼生自愛不宣

楊本庵

自貞之先君子獲從先太傅襄毅公之後塵覆盆之燭則自先襄毅公發之而不肖兄弟亦荷拂拭草莽以至今日僅於大事兩陳些辭實不能効萬一之報而自廢巖穴木石與居於長者遂至沈簡擢髮何以数罪唯長者御清塵而不肖濁水或異稍見寬耳遍過故里李兵使以先襄毅公榮哀録見命為序貞雖椎無文敢不藉手以報九京也唯是初至白下百冗蝟集稍閒則顓藉

觚管以從事矣伏惟我翁入佐元樞督治方中進秩賜金未足上酧正位八坐若陟翕之繼尹旦當在朝夕尚容專賀先此附候并布區區不宣

潘印川

昨者途次附復計已徹覽矣弟已於前月廿七日抵任卒卒人事兼有審録發疏及竿牘之累寢溲無暇念之金陵僅三月而耳目之内風波萬狀魑魅魍魎縱横於青天白日之間老太見山人嗚寃否乃二三渠黨所合

成毒藥欲以扶鯨而抑誠傾太原而疑吴縣不盡一網不已也南垣两疏反墮其計中南牀之論吴悟齋而波及二三老若處之則撥一蜂窠矣吾儕雖幸不及身寧復有毫髮宦味耶旦夕計有歸耳適家間小僮往視兒子有小衣裝此間已具一馬牌之濟上倘老太得續與之大惠也病冗草次不一外亡弟志銘附覽并有薄侑焰納為荷

温一齋

貞自叨佐留樞僅從郵便一通候於長者即辱教札飾
奬逾涯榮於華衮重於璚瑶矣恭諗門下晋長中臺仍
領國儲漢之初固有以御史大夫主計者昊天降割三
吴之民無歲蓋魚腹者一而既妖者再矣溝瀆之餘所
存何幾今雖聖睠南注霈澤汪濊可以小蘇目前而來
歲之計固不知所終也嚮者覩翁寛卹之疏故尼弗克
上而仁人之心與經世之畧已識其大幸有以終惠之
世貞衰駑待盡一壑不自意出又不自意遷惟是國恩

未酧勉爾之任然度終無可以稱塞者旦夕唯有乞骸骨耳雅齋公方壯胡以竟不起殊令人短氣世途萬變物情洶洶門下必有定見定力不佞請得承教焉不備

李大司寇

自甲戌冬於清源一奉教眖旋有附報嗣後間者潤焉門下峻德宏猷師表一代貞雖闇不曉事寧無秉彜景行之好同於衆人特以巖穴下士於世無所比数不敢唐突尊嚴昨佐留樞又苦病戚相仍因循迄今門下之

記室遂不敢通一㡌良切皇悚惟是門下邁德淑問遠肩咎繇力持巨璫剪其爪翼海内拭目以望風采今其人復用矣砥柱狂瀾竊為大賢望之讞䟽人便聊此奉候興居并抒下悃伏惟鑒亮

蹇司徒

不奉清問者一歲餘矣伏審台履健勝令問宣邑二尊人萬福為慰貞巖穴陳人掩關俟盡既不自意出又不自意遷中間以報政行至中途而返既獲釋車馬煩怠

之若又不廢先後贍録之典於私計便矣第碌碌無補轉負國恩中夜思之若負芒刺東南水旱之灾極矣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主上賜貸賜賑湛恩汪濊目前似可小蘇然歔歳之憂未已也三吳故翁四履之地也上以翁佐司徒是以翁惠吾三吳之人也惟朝夕為栗庵公一言之其造福不淺貞等之屬望亦不淺去役匆匆不克覼縷伏惟炤亮

周中丞李侍御

謹啟吾三吳之民自遘丁亥滏水之儆魚鱉其居甌脫其疇戊子一歲之間餓莩塞途僵屍蔽川加以役癘爲虐餘黎之存者十不能二三至今年春賴我公祖爬搔宿賦而爲之樽節民始有生氣二麥稍收旦夕幾一飽民始離菜色不意四五月間天復降割旱魃逞其克威以成大旱此間三事大夫京兆令長祈請靡效赤地千里洿池圻裂眢井竭涸禾苗不及插蒔其所餘種且盡槁死矣故鄉來者不絕俱云彼地之旱尤甚雖以我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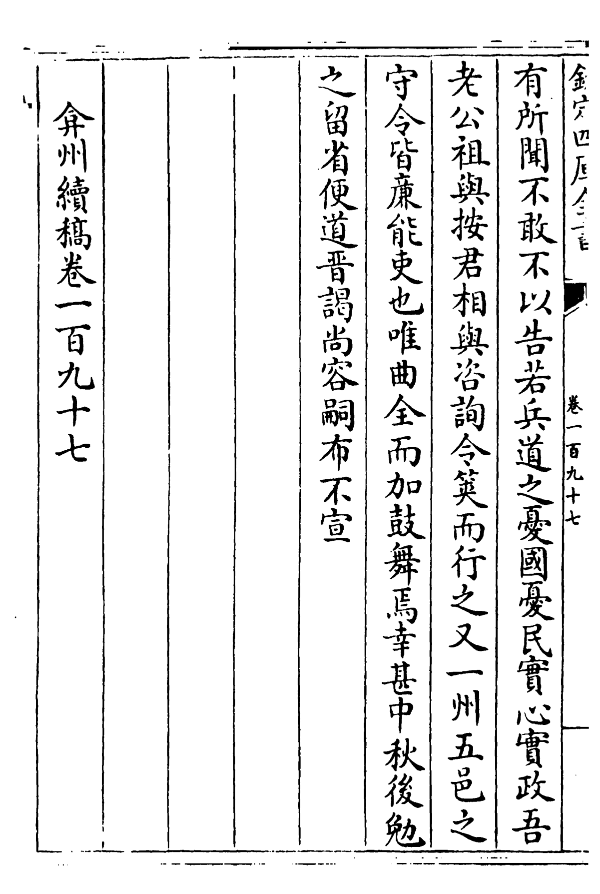
之精心為民晝夜露禱亦未響應已矣無可復望矣惟有飛章上報旱荒嗣後勘實續奏庶幾聖主沛發好生之念廟廊諸公得以拱手將來倘如丁亥故事周餘之民尚有孑遺計我公祖拳拳宗社蒼生至念疏已前發區區為桑梓請命情不容已惟冀亮原萬懇

巡撫應天周中丞

世貞賴大庇奏績至淮而有新命休沐過郡潔誠晋謁閣人見辭及婁滸而庖廩之惠至矣抵家拜饋幣問存

又拜賀儀及綽楔之賁感佩不可言念欲一造戟門展謝併擬仲其區區而賤軀為勞暑積凌遂苦河魚之疾左目忽眚方戢身醫藥未任舟車竊因一介以啟事上塵而附申不腆之敬自不佞發留都還敝里諸道路所經由萬口一辭以老公祖惓惓為周餘之民請命於天而不得則又請命於天之子辭旨懇惻言言肝腑聞按君繼亦有勘疏上矣二相在事於桑梓當無所不留意者第恐更以桑梓之故見疑於上之左右及大司農跋

胡疐尾有不能盡展其作用耳所頼老公祖與按君終始力持之今所頼者公爺及巨室耳公爺如洗巨室如掃必無所取賑即賑不得法徒滋姦胥中豪之槖何益之有聞太倉儲粟尚可十年計唯有省允運之糧全灾者免次灾者折二端而已織造可暫停否金花可半減否至於邏者搶米一事非饑民也葢打行惡少耳將來必以便宜梟示首惡一二其勢立消不然未知所稅駕也郡城睥睨可憑凌而上禍在剥膚如何如何豎儒偶



有所聞不敢不以告若兵道之憂國憂民實心實政吾老公祖與按君相與咨詢令筴而行之又一州五邑之守令皆廉能吏也唯曲全而加鼓舞焉幸甚中秋後勉之留省便道晉謁尚容嗣布不宣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七